

李约 著

项羽大传

長春出版社

●卷 2●

旭日东升

[illegible]

頂羽太傳





中国杰出
人物丛书

项羽大传

卷二

李约
著





项羽大传



目 录

2

旭日东升之卷

3	第⑪章	会稽起事
37	第⑫章	八千子弟
67	第⑬章	击灭景驹
101	第⑭章	范增出山
129	第⑮章	拥立怀王
149	第⑯章	刘邦其人
179	第⑰章	斩蛇首始
221	第⑱章	项梁之死
243	第⑲章	哀痛回响
271	第⑳章	闲置项羽

项羽大传²

旭日东升之卷



第
11
章

会稽起事

楚霸王●項羽



1

二世皇帝元年九月，天下各地纷乱，讨秦声势浩大，仿佛一锅煮滚的开水。

八月时，葛婴奉陈王涉（陈胜字涉）之命征抚九江郡，立襄疆为楚王。而陈人武臣率兵至邯郸，自立为赵王。

九月，陈胜派周文率军西向伐秦，一面行军一面收编各地散兵流民，攻打函谷关时，兵力已增加到车千乘、卒数 10 万。一路上势若破竹，最后屯军戏水之上，准备攻打咸阳。

原齐国宗室田儋自立为齐王。

韩广为赵北上略地，攻到蓟城时，自立为燕王。

魏咎自立为魏王。

沛县刘邦集众数千人，自号沛公。

会稽郡守殷通见各地无名之辈纷纷称王。不觉也有点心痒，有一天，他对心腹幕僚屈集说：

“吴中素称天府之国，民间殷实，仓廩充足，军队虽称不上精锐，但兴兵 10 万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如今这些草莽市井人物都称王号君，假若我们不趁机而动，将来恐怕难免居人之下，受别人的控制。”

“大人的话不错，”短小精悍、目光锐利的屈集说，“但是，有一项最大的顾忌，不知大人可曾想到？”

“什么顾忌？”殷通不解地问。



“在下说出来，大人可不要见怪！”屈集说。

“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我正是想听先生肺腑之言，怎么会见怪！”殷通笑着说。

“大人最大的顾忌是‘祖籍’，”屈集顿了一顿才又说，“大人本是秦人，而如今天下崛起的豪杰，全都是打着反秦复国的旗帜，不知大人将以何种名义为号召？”

殷通一时答不上话来，沉吟很久才叹了一口气说：

“天下者，天下人的天下也。我虽然是秦人，但在会稽定居已40多年。先父原为楚国客卿，我生于斯，长于斯，娶的妻子也是楚国人，子女数人一口楚地乡音，连家乡秦地土话都听不懂，难道说我还不能算是楚人吗？”

“大人在楚地出生，为什么还是一口秦腔？”屈集惊奇地问。

“唉，说来话长！”殷通又叹了一口气，“先严为了不忘本，不但在家逼我们说秦语，而且还要我们学写秦国字体，因此天下统一后，我们的确占了不少便宜，在主上下令统一文字时，我们没费第二道事，已可谓得心应手，但当时学业的负担加倍，沉重是不言而喻了！”

“嗯！在下可以想像得出，”屈集说，“书同文、车同轨的确有它的好处，不然天下字体如此复杂，各地方言上千种之多，经商贸易、日常相处都会发生困难。”

“只是，现在有很多楚人号召恢复楚文和楚制度量衡，不会说楚语的就视同异类，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儿？是不是在走回头路？要是这些人的号召成功，岂不是白白浪费

10多年的努力，又恢复以前各国一切故步自封的局面？”

“少数人目光如豆的看法和做法是不会成功的。”屈集说，“目前天下通行的小篆和隶书，是比原来的楚篆简易多了，舍已学会的天下皆通行的简易文字，再从头学习只有少数人能懂的繁复楚篆，恐怕只有白痴才会这样做！”

“事实的确如此！”殷通苦笑着又叹了一口气，“只是我们不要将话题扯得太远，眼下我要先生指教的问题是，难道因为我是秦人，就不能乘机举兵起事？”

“的确比较困难，”屈集摇摇头说，“秦人带着楚人反秦复国，在情理上无论怎样都说不通。”

“那我就说反秦复吴，”殷通沉吟着说，“实际上说来，我的祖先也是吴人！”

“吴国是被越国所灭，后全灭于楚，和反秦复国扯不上关系。”屈集微笑，“复吴就要先反楚，在楚地带着楚人反楚，岂不是作茧自缚？这个玩笑开不得！”

殷通沉默无语，屈集仰首长思。

过了很大一会儿，屈集突然拍着脑袋说：

“有了，在下倒有一个办法！”

“什么办法？”殷通也跟着惊喜。

“大人可居上位为首，利用本地人为将，号召反秦复国。”

“本地人？现有的郡卒，上自郡尉下至下级校尉军官都是秦人，只怕本地人为将指挥不动。”

“有一个人可以！”屈集笑着说。



“谁?”

“大江帮帮主桓楚!”

“对啊!我怎么会没想起这个人?”殷通也击案高兴地说,“大江帮势力不但深植民间,而且在军中也有相当影响力,吴中军民对桓楚视若神明。最要紧的是,他几年来都跟我合作的甚好。”

“只是听说他目前不在吴中,而是在江上活动,”屈集考虑一会说,“不过有两个人也可用。”

“哦?”

“大江帮副帮主项梁,和他神力盖世的侄儿项羽。”

“我认为还是桓楚较好,”殷通有点担心地说,“项梁为楚国名将之后,只怕对我不服。”

“那就要项梁将桓楚找回议事,先不要告诉项梁内情。”

“我也正是这个想法!”殷通说,“这件事我麻烦先生了!”

两个相对微笑。

2

项梁接到屈集的通知后,找到项羽、龙且和项声商量。项声原名项升,项梁嫌这个名字的奴仆味道太重,帮他改名为项声,如今已是项梁在各方面的得力助手。

龙且也不再是唇红齿白的美少年,已变成 30 多岁成熟干练的江湖人物。

众人在密室就座后，项梁首先说道：

“殷太守知道桓楚在江水上，历来有事都是找我商量，现在突然紧急要找桓楚，一定有重大事情发生，我们得先摸清他的来意。各位有什么看法？”

“也许是为了下半年大徭役的事。”项声第一个猜测。

“不会，我帮他办徭役从来没出过差错。”项梁摇头。

“依我的猜想，一定是为了近来水上陆上抢劫事件增多，殷太守认为只有桓大哥才能处理得了。”龙且接着说。

“不然，”项梁仍是摇头，“殷通明知水上陆上劫夺都是彭越和黥布两个人干的，而且也明白我和他们两人的关系，要是为这件事，他理应只会找我，而不会这样急着找桓大哥。”

既然都说不出道理，大家只有沉默。项梁看了看一直没说话的项羽，问道：

“项羽，你认为呢？”

“我看他是想造反了！”项羽不爱说话，说出话来就是语惊四座。

项声和龙且惊诧地看着他，似乎怪他不该在商议正事时开玩笑。项梁却微笑着说：

“不错，我也正有此想法！”

他精光四射的眼睛扫视了一下项声和龙且，然后注视着项羽问：

“假定他是为这件事找桓大哥，依你之见，我们该如何应付？”



“我看绝不是为了这个原因，”龙且在一旁表示异议，“领兵作战，公子比桓大哥要强得多！”

“我也是这样想，何况，郡卒本来就有郡尉和其他编制内的校尉，”项声也说，“不一定要找桓大哥。”

“你们都错了！”项羽说话有如雷鸣，“我季父乃名将之后，殷通怕控制不住，而且一旦号召起事，哪还有他这个秦人为首的份？桓大叔虽然声望高，但怎么说也只是个江湖人物，殷通的意思是借桓大叔的力量，控制我们及号召地方豪杰。”

项梁听了项羽这番话，不禁暗暗点头。项羽外形虽然威猛，性子也嫌粗暴，心思却十分缜密，判断事情也有条有理。

项声和龙且口中虽然不再表示反对，但脸上仍然露出不服的神色。

项梁又再问项羽说：

“假定是为了造反的事找桓大哥，我们该如何处理？”

“与其让殷通这个秦人来领导楚人反秦，不如让我们自己来干！”项羽快人快语，一言道破项梁的心意。

“你们两位的意见如何？”项梁含笑而视，询问龙且和项声。

“我们唯公子的马首是瞻！”两人齐声回答。

“好，既然大家都这样想，那就决定由我们自己来起事。殷通为秦人，平日靠秦法律制度尚能号令民众，一旦起事反秦，跟着他名不正言不顺，失败是必然的。不过，

我的意思是既要打起反秦的大旗，不如就先拿殷通来开刀祭旗！”

“季父的想法是再好不过了！”项羽第一个赞成。

项声和龙且也没有异议。

“项声，10日以内将帮众安排好，10日以后由我带项羽去见殷通。龙贤弟，吴中豪杰平日就对暴秦不满，如今动员，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”

“三哥，不会有问题，我平日早就编组好了，只要一动，就是一队队的精兵！”龙且意气风发地说。

“项羽，你飞鸽传书通知桓大叔和黥布与彭越叔叔，要他们在这几天准备完毕，我们确定在10日后起事，要他们准备响应！”

“得令！”项羽高兴得从席位上跳起来，向项梁行了一个军礼。

“不要得意忘形！”项梁轻斥，“做大事必须临事而惧，好谋善成，坐下！”

4人接着又商量了一些行动细节，各自散去做准备工作。

3

10天后，殷通接到项梁的回报——桓楚正在江上大泽中，一时难知他的确实下落，已派人去找，故先来此报到，看郡守大人有何差遣，他也可以先为代理效劳，一面



等桓楚回来。

殷通为了彰显声势，在郡守衙门大堂接见项梁，郡卒执戟持戈由府门一直排列到堂前，真个是刀光剑影，威风凛凛。

殷通身着全套官服正中而坐，郡尉和郡监分坐两旁。他们三位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，看样子已达成共识，一致赞成起事，可惜的是三个人都是秦人。短小精悍的屈集则独自西向侍坐。

项梁和项羽态度从容地穿过戟墙戈林，项梁轻声问着项羽：

“只有我们两人，面对如此森严的戒备，你心中是否有所紧张？”

“在我眼中，这些人只不过木雕纸糊，当不得一推一戳！”项羽微笑着压低声音回答。

“好！擒贼先擒王，等一下你知道该怎么做了？”项梁说。

“侄儿知道。”

两人不再言语。行至堂前，带班护卫要项羽留在堂下，只准项梁一个人进去。项羽想出声抗议，项梁制止了他。

项梁进得堂内，先向三位会稽郡巨头行礼，然后东向坐在宾席上。仆人献茶以后，殷通首先问道：

“桓楚先生不知何日可回？”

“已派人到大泽中去找，数天内应该可以回来。”项梁恭敬地回答。

“本官想和桓楚先生商量一件大事，奈何桓先生不在，而事情又非常紧迫！”殷通有点着急地说。

“大人有什么紧急事情，在桓大哥未回来以前，小人是否可代为效劳一二？”

殷通先看了看郡尉和郡监，他们都微微点头，他再转脸征求屈集的意思，屈集也微笑首肯。

“这件事，说出来也许是石破天惊，吓人得很。”殷通注视着项梁，看他的反应。

“如今江西反叛四起，群雄并立，陈胜自号张楚王，大军已至戏水之上，再大的事也大不过此了吧？”项梁装着不懂似的将话题拉远。

“这些固然都是大事，但火烧在对街，还没有燃眉的危急。”殷通故作姿态地微笑说。

“假若不嫌项梁愚不堪用，就请大人直说。”项梁装出一副豪气干云的样子。

“如今江西群雄并起，各地豪杰自立，看样子乃是天意要亡秦了。眼下江东素称富裕，兵强粮足，如不发兵自立，一旦中原争霸结束，江西群雄再回兵江东，就来不及了。这就是所谓先发者制人，后发者受制于人！”

“大人的意思是要发兵起事？”项梁故意做出惊恐状，“三位大人都是秦皇帝所派，是否想借此考验项梁对大秦的忠诚度？”

“非也，非也！”殷通左右看了郡尉和郡监一眼，带着抚慰的口吻说，“通虽然是秦人，但生在楚地，长在楚地，